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卡夫卡小说·美国



大众文艺出版社

美 国

〔美〕 弗朗茨·卡夫卡 著
米尚志 叶廷芳 译

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

目 录

美 国

司 炉	(3)
舅 父	(18)
纽约附近的乡村别墅	(31)
去拉姆斯的路	(64)
奥克齐顿塔尔旅馆	(89)
鲁滨逊事件	(113)
避 难	(151)
俄克拉何马露天剧场	(203)

随 笔

箴 言	(227)
小寓言一则	(244)
城 徽	(245)
邻 村	(247)
算了吧	(248)
普罗米修斯	(249)
他	(250)
一条狗的研究	(258)

敲 门	(294)
邻 居	(296)
有关桑丘·潘沙的真理	(298)
海妖的沉默	(299)
夫 妇	(301)
猛 禽	(306)
假 象	(308)
痛 苦	(309)
斗 争	(310)
徒然的爱	(311)
独特性的悲剧	(313)

美



米尚志 译

司 炉

16岁的卡尔·罗斯曼被父母送往美国，因为一个女仆引诱他，并生下了他的孩子。他乘坐的轮船已放慢了速度，驶入纽约港。这时，他凝视着早已在望的、阳光骤然强烈照耀的自由女神之雕像。她那手持宝剑的臂膀像是重又高高伸起；自由的空气吹拂着她。

“真高！”他自言自语道；他压根儿没想到走开，结果被从他身边走过的越来越多的行李搬运工渐渐挤到了紧靠甲板栏杆的地方。

他在旅途中匆匆结识的一个年轻人在走过时说：“喂，您还不想下船？”“我准备好了。”卡尔说；他是个强壮的小伙子，所以，他边向他笑着，边忘乎所以地把箱子扛到肩上。但是，他抬头看时，他那位熟人略微挥动着手杖正随其他乘客走开。这时，他很吃惊，发现自己的雨伞忘在船下面了。他忙请那位看来不太高兴的熟人帮他看一会儿箱子，接着，他看看四周环境，以便回来时能找到路，然后急匆匆走开了。很遗憾，他在下面发现可以大大缩短路径的一个通道，显然是出空了旅客，首次关闭了。因此，他只好穿过拐来拐去的走廊，走过放着一张被废弃的写字台的一个空房

间，吃力地寻找一个接一个的阶梯，这条路他只走过一两次，而且都是随大伙一起走的，所以，他最后实际上完完全全迷失了路。他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碰不见人，而只是听见头上许许多多人走动的脚步声，同时，从远处感觉到已经关闭的机器最后转动的一丝气息，这时，他开始敲他东转西转任意遇到的一扇小门。

“门开着，”里面有人喊道。卡尔这才真的松了口气，他打开门。“您为什么这么猛烈地敲门？”一个巨人般的男子还没看卡尔一眼就问道。透过某个地方的一个天窗，一道在船上变得暗淡的光线照进这个简陋的舱房。在这里，一张床，一个橱柜，一只沙发椅和这位男子汉，像是贮存起来一样，紧紧挤在一块。“我迷路了，”卡尔说，“在旅途中，我根本没发觉，这真是一艘大得可怕的轮船。”“对，您说得对，”这位男子带几分骄傲地说，但并未停止忙着弄一只小箱子上的锁，他双手不断按压箱子，为的是听到锁舌咔哒一声响。“您倒是进来呀！”那个男子继续说，“您不要站在外面！”“我不打扰您吗？”卡尔问。“唉，怎么会打扰呢！”“您是德国人？”卡尔还想试图确保安全，因为他听说许多有关爱尔兰人对新到美国的人进行威胁的危险。“我是，我是，”那个人说。卡尔还在犹犹疑疑。这时，那个人突然抓住门把手，用他很快关起来的门，硬把卡尔推进房里。“我无法忍受人们从过道朝里面看我，”那个人说，同时又忙着弄他的箱子，“每个人从过道走过，朝里边来看，这有多少个人能忍受呢！”“但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不舒适地挤在床栏杆边站着的卡尔说。“是啊，现在没人。”那个人说。这是在现在，卡尔心想，和这个人真难说话。“您躺到床上，那儿地方大些。”那个人说。卡尔尽量爬到床上，同时大声嘲笑自己起初想跳上去，结果不行。他刚到床上就喊道：“天哪，我把

箱子全忘了!”“箱子在哪儿?”“在上面甲板上,有个熟人帮我看着。他叫什么名字?”他从母亲为他出门缝在衬里里的暗兜里掏出一张名片。“布特鲍姆,弗兰茨·布特鲍姆。”“您非常需要那只箱子吗?”“当然啦!”“那么,您为什么把它交给一个陌生的人呢?”“我把雨伞忘到下面了,跑下来拿伞,但不想拖着箱子。谁知我在这里也迷了路。”“您是一个人?没人陪伴您?”“对,我一个人。”我也许应该依靠这个人,卡尔心想,我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到更好的人呢?“您现在把箱子也丢了。我先不谈雨伞的事。”那个人坐到沙发椅上,卡尔的事仿佛现在引起了他的一些兴趣。“但我相信,箱子还没有丢。”“相信能使人快乐,”那个人说,同时抓搔他那浓密的黑色短发,“在船上,到不同的港口,会遇到不同的习俗。在汉堡,您的布特鲍姆也许在看管你的箱子;在这儿,很可能两样东西都无影无踪了。”“那我必须立刻上去看看,”卡尔说,并回头看看怎样才能出去。“您就在这里呆着吧,”那个人说,同时用手朝他胸口猛地一推,把他推回到床上。“为什么呢?”卡尔生气地问。“因为毫无意义,”那个人说,“过一小会儿,我也走,那样我们就一起走。箱子或者被偷走了,那就没有任何解救办法了,或者,那个人把箱子留在原处,那样,不等船上人走完,我们就能很容易找到它,同样也能找到您的雨伞。”“您在船上很熟悉吗?”卡尔怀疑地问,同时他觉得,在空无一人的船上很容易找到他的东西这个一般具有说服力的想法,似乎还会遇到什么隐藏着的麻烦。“我是船上的司炉,”那个人说。“您是司炉!”卡尔高兴地叫道,好像这能满足他的一切期望;他支撑着双肘,仔细端详着那个人。“正好在我和那个斯洛伐克人睡觉的房间前面有个窗洞,通过这个窗洞可以直接看到机器房里面。”“是啊,我在那儿工作过。”司炉说。“我一直对技术非常感

兴趣，”停留在某一思路上的卡尔说，“而且，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来到美国，我以后会成为工程师。”“您为什么是迫不得已呢？”“哎，别提啦！”卡尔说，并用手一挥，把整个事情撇开了。同时，他微笑着凝视司炉，好像请求他原谅，但是他不说话。“肯定有什么原因，”司炉说；人们不太清楚，他是否以此想要求或是拒绝讲述这个原因。“现在我也可以当个司炉，”卡尔说，“我干什么，现在我父母都无所谓。”“我的职位空出来了。”司炉说。他想到这一点，把双手插入裤袋，把两条穿皮革样的铁灰色多皱裤子的腿放到床上，舒展舒展。卡尔只得再靠墙挪动挪动。“您要离开船？”“是的，我们今天就走。”“究竟为什么呢？您不喜欢当司炉？”“是啊，这是境遇，不总是喜欢不喜欢可以决定的。另外，你说得也对，我不喜欢。您也许并非严肃地说想当司炉，要当很容易，但我劝您不要当。如果您想在欧洲读大学，为什么您不在这儿读呢？美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好得多。”“这是可能的，”卡尔说，“但我没钱读大学。我虽然听说有个人白天在店里打工，夜里读书，最后成了博士，我猜想还当上了市长，但这要有很大的毅力，对不？但我怕，我缺乏毅力。另外，我过去也不是特别优秀的学生，因此，我与中学告别心里确实不怎么难受。英语我几乎不会。还有，我觉得，这儿人们敌视外国人。”“这您也已遭受到啦？哦，那好。那您我合得来。您看，我们是在德国的轮船上，这只船是属汉堡——美国航线的，为什么不纯是德国人？为什么总轮机长是个罗马尼亚人？他叫舒巴尔。这真不可相信。这个无赖竟敢在德国的轮船上虐待德国人！您不要以为，”——他透不过气来，挥动着手——，“我抱怨只是为了抱怨。我知道您也帮不了什么忙，您本人只是个可怜的小伙子。但事情太恶劣！”他多次紧握拳头捶打桌子，捶打时眼睛从不离开拳头。

“我在许多船上干过活，”——他一连说出二十艘船的名字，他说得很快，这些名字似乎连成了一长串，使卡尔觉得头昏脑涨——“我干得很出色，受过表扬，是船长们喜欢的一个工人；我甚至在同一艘商船上干过好几年，”——他站起来，好像这是他一生的顶峰——“可是，在这只船上，一切都这么严格，不许说句开玩笑的话；我在这儿不中用了，处处成了这个舒巴尔的障碍；我现在是个懒虫，理应被抛出去，给我工钱成了一种恩赐。这您明白吗？我不明白。”“这您不能忍受，”卡尔激动地说。这时，他的感受——他是在一只不安全的船上，是在陌生的一个大陆的海岸边，已经没有了，相反，他觉得在这儿司炉的床上就像是在自己家里。“您找过船长吗？您和他讲过理了吗？”“啊呀，您走吧，您走开吧！我不想让您在这儿。您根本不倾听我在说什么；您还给我出主意呢！我怎么能去找船长！”司炉又疲倦地坐下，两只手捂起脸来。

我给他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卡尔心想。另外，他觉得，他宁可去拿自己的箱子，也不要在这儿出些只能被视为是愚蠢的主意。父亲在把这只箱子永远交给他时，开玩笑地问：“你能使用它多久？”——而现在这只珍贵的箱子也许已经真的丢了。唯一的安慰是，即使父亲进行了解，他也无法知道他现在的情况。船上的人也只能说，他随大伙一起到了纽约。但卡尔觉得非常遗憾，箱子里的东西他几乎还没有用过，尽管他曾觉得有必要换换衬衣，但由于他身处不适当的地方，所以未换成；现在，他的生涯就要开始，有必要穿得干干净净的，但却只好穿着脏衬衫露面了。不过，损失个箱子也不至于太糟糕，因为他穿在身上的一套西服，比他箱子的那套还好；箱子里的那套本来只是供应急穿的，母亲在他动身前还赶快缝补了一番。现在他还想到，箱子里还有一

根维罗纳色拉米香肠，这是母亲额外包在箱子里的；这根香肠他只吃了一点儿，因为他在旅途中没有胃口，在统舱分发的汤足够他吃了。但他现在真想手边有那根香肠，这样就可以敬献给这位司炉。塞给这样的人一点儿小东西，就能轻而易举把他们笼络过来，这一手是卡尔从父亲那儿学会的；父亲给与之有业务关系的下层职员分发几根香烟，就把他们拉拢过来了。卡尔现在只有钱可以赠送，但若是箱子真的丢了，他暂时还不想动用这点钱。他的思想又回到箱子上。他现在真的弄不明白，在旅途中，他十分注意看管自己的箱子，为此，几乎就把睡觉也放弃了，可是现在却这么轻易地让人把箱子拿走了。他想起那五个夜晚。在这五个夜晚，一个矮个子的斯洛伐克人睡在他左边，彼此隔开供两个人睡觉的地方，他一直怀疑他想偷他的箱子。这个斯洛伐克人一直等卡尔疲倦，一但开始打盹，这时他就可以用白天一直在玩弄的一根长长的木棍把箱子钩过去。在白天，他看上去没有任何邪恶念头，但一到夜晚，他就不时地从卧铺上起来，鬼鬼祟祟朝卡尔的箱子看。这一点，卡尔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总有什么地方有人由于自己是移民感到不安而不顾轮船上的禁令，点个小火，设法看懂移民管理处制定的难以理解的条文。若是卡尔附近有这样一个火，他就可以似睡非睡迷糊一会；若是光亮离得远，或是较暗，他就得睁着眼警惕着。这种紧张状态使他精疲力竭，现在看来这样做毫无意义了。这个家伙，他要是再碰上他，有他好看的！

这时，外面很远的地方响起轻微的急促声，听起来像是小孩子们脚步声，这种声音传到这至今十分安静的房间里，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现在像是男人们在稳步行进。他们显然是排着队走的，这在狭窄的过道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们还听到像是武器发出的铿锵声。卡尔摆脱关于箱子

和斯洛伐克人的忧虑感，刚想睡觉，这时突然惊跳起来；他推推司炉，叫他注意，因为队伍领头的人仿佛已经到达门口。“这是轮船乐队，”司炉说，“他们刚在上面演奏完，现在去收拾行李；现在一切都做完了，我们可以走了。您来！”他抓住卡尔的手，最后一刹那还把床上方墙上挂在框子里的圣母像拿下来，塞进上衣胸前的口袋里，随后提起自己的箱子，和卡尔匆匆离开了舱房。

“现在我去办公室，对先生们说说我的意见。现在没乘客了，不必操心了。”司炉重复说了好几次，同时，他把脚往旁边一伸，想踩死一只跑过去的老鼠，但老鼠跑得快，及时赶到洞口钻进去了。另外，他动作太慢，虽然他腿长，但很笨重。

他们穿过厨房的一个房间，几个姑娘正在围着大圆桶洗碗碟，她们故意往他们身上撩水。司炉把一个名叫莉娜的姑娘叫到身边，用一只手臂搂住她的腰，带她走了一小段路，莉娜姑娘也卖弄风情，总是紧紧挤他的手臂。“现在领钱，你不想一起去？”他问。“为什么叫我这么费劲儿，你把钱给我带来不就得了？”她回答着，从他手臂下溜出来，跑开了。“你在什么地方认识了这个漂亮男孩？”她还在喊叫，但并不想得到回答。这时，他们听到停下手中活的所有姑娘哈哈大笑起来。

但他们继续朝前走，来到一扇门前，门的上方有个金色小女像柱托着的三角楣饰。对船只布置来说，这显得太奢华了。卡尔记得还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可能是旅途中供一二等舱的乘客光顾的，在彻底清扫前各个隔离门全打开了。他们实际上也碰到了几个男子，他们肩扛着扫帚，还向司炉打了招呼。卡尔对这样的热闹场面感到惊奇，他在统舱时对此当然知道得很少。沿着各个过道还拉着电

线，人们总能听到小铃发出的声音。

司炉必恭必敬地敲门，当他听到里面有人说“进来”时，他向卡尔打个手势，叫他不要害怕一起进去。卡尔也往里走，但在门口停住了。他通过房间的三扇窗看大海的波浪；在观看波浪欢乐地翻滚时，他的心激动地跳起来，好像他没有连续五天看过大海似的。大型的轮船穿梭而过，并尽其重量许可向波浪的冲击做出某些退让。如果人们把眼眯缝起来，这些轮船就像是在重量作用下晃晃悠悠地驶去。船的桅杆上挂着窄而长的旗子。这些旗子虽因船行驶而绷得紧紧的，但仍在左右舞动着。显然是从战舰上响起了礼炮声；一只开过去还不太远的战舰上的炮筒，因钢体反射而闪着光亮，像是在战舰安全、顺当，但又晃晃悠悠地行驶时受到坏的。若是我有意，使你们，我的先生们，解解闷儿，我可以把这封信的几个段落”——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特大信纸，挥动着——“在这儿读一读。它肯定会产生影响，因为它用善良的心，用简练的机灵笔调，用对孩子父亲的深厚的爱写出来的。但我只想作必要的解释，不想使你们得到更多的消遣，也不想伤害我外甥的现有感情，他如果喜欢，可以在等待他的安静的房间看这封信，从而获得教训。”

但卡尔对那位姑娘并无情感。回想越来越久远的过去，姑娘坐在厨房里的碗柜边，双肘支在平板上。卡尔有时进来，给父亲拿个茶杯，或是转达母亲要求做的事情，她总是盯着他看。有时，她摆着不舒服的姿势，在碗柜边写封信，撩拨卡尔的思绪。有时，她用手把双眼遮起来，他也就不再向她打招呼。有时，她跪在厨房旁边她自己的狭小房间里，向一个木制十字架祈祷；卡尔走过时，通过略微开着的门的缝隙，羞怯地偷看她。有时，她在厨房里四处乱跑，若是卡

尔挡住了她的路，她便像个巫婆大笑着退回去。有时，卡尔走进厨房后，她就把门锁起来，一只手紧紧抓着门把手，直至卡尔恳求走开。有时，她拿些卡尔不想要的东西，硬是塞到他手里。但有一次，她说“卡尔”，卡尔还在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招呼声感到吃惊，她就扮做一副怪相，叹着气把他带到她的小房间里去，随后把门锁起来。她紧紧拥抱他的脖子，他简直透不过气来；在她请他脱去她的衣服时，她也真的脱掉他的衣服，把他放到她的床上，好像从现在起，她不再把他交给别人；她到处抚摸他，关心他，直到世界的末日。“卡尔，啊，我的卡尔！”她叫道，她看着他，仿佛在证实他是她的宝物，而卡尔什么也不看，他躺在她特意为他叠放的许多暖和的被褥上觉得很 discomfort。随后，她躺到他身边，她想知道他的随便什么秘密，但他什么也不能告诉她。她生气了，像是开玩笑，又像是很严肃，她摇动他，她听他的心脏跳动声，她把自己的胸膛递上去，让他同样听她的心脏跳动声，但她无法使卡尔照着做。她把自己一丝不挂的身子压在他身上，接着就动起手来，卡尔实在反感，把头和脖子摇摆出了枕头，随后，她用下身推了他几下——他觉得好像他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感到害怕并急需救助。她多次表示希望再见之后，他终于哭着回到他自己的床上。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不过舅父善于从中编个很长的故事。她还想到了他，并告诉舅父他到美国的消息。她做得很对，他会再报答她一次的。

“现在，”参议员大声说，“我想听你公开说说，我是不是你的舅父。”

“你是我的舅父，”卡尔说，他吻了吻他的手，并让他吻了吻自己的额头。“我很高兴见到了你，但如果你认为我父母尽说你坏话，那你就错了。除此之外，你的讲话中还有一

些错，这就是说，我认为，实际上不是你所说的一切都这样发生过，你在这里也无法很好地评判这些事情；还有，我认为，先生们对他们不太感兴趣的一件事情的细节即使了解得不完全对，那也不会造成特殊损失。”

“说得好，”参议员说，他把卡尔带到明显具有同情心的船长面前，问道：“我不是有个出色的外甥吗？”

“我有幸，”船长说着鞠了个躬，这样一个躬只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才能鞠得出，“认识了您的外甥，参议员先生。我们的船能够充当这样一个会面的地方，这对我们的船是一种殊荣。但旅途中乘统舱是很不舒服的，是啊，谁知道船载着谁呢？如今，我们已经在尽一切可能，使统舱的乘客在旅途中尽量舒适些，例如要比美国的航班好得多，当然，要使这样的旅行成为一种娱乐，我们还没有做到。”

“对我来说，这无关紧要。”卡尔说。

“对他来说，这无关紧要！”参议员大声笑着重复说。

“我只担心我的箱子丢了——”这时他又想起已经发生的各种事情和还没有做的事情。他望望四周，看到所有在场的人出于尊重和因为惊讶，默默地坐在原先的座位上，一双双眼睛望着他；唯独海港官员与众不同，只要看看他们那副严厉而又怡然自得的面孔，就会看出他们对在不适当的时间来到这里而感到遗憾；现在他们觉得放在眼前的怀表，显然比房间里发生的以及还有可能发生的事更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继船长之后表示同情的第一个人是司炉。“我衷心祝贺您，”他说，并握握卡尔的手，想以此表达某种钦佩之心情。当他也想对参议员说同样的话时，参议员退了回来，好像司炉越过了自己的职权；司炉也立刻放弃了自己的念头。

其他人现在知道该做什么，他们立刻把卡尔和参议员围

起来，乱作一团。卡尔甚至还接受了舒巴尔的祝贺，并对他的祝贺表示感谢。大家再次静下来的时候，海港官员作为最后一批人也上前加入大家的行列，并说了两句英语，这给人留下一种十分可笑的形象。

参议员的心情很好，他要尽情享受这种快乐；他还要使自己和其他人想起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不仅得到大家的容忍，而且都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例如，他提醒大家注意，他把女厨仆在信中提到的辨认卡尔的最明显的标记写到记事本上了，以便必要时使用。因此，当司炉喋喋不休的废话令人无法忍受时，他为了散散心，便拿出记事本，像做游戏似的试着把女厨子观察到的特征——当然不像侦探那样准确——与卡尔的外表联系起来对照一番。“就这样我找到了我的外甥！”他最后说，其声调听起来好像是他想再次得到大家的祝贺。

“现在怎样对待司炉呢？”卡尔在舅父讲到最后时顺便问道。他觉得他处在新的地位想到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司炉真是活该，”参议员说，“船长先生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对待他。我觉得，司炉叫我们受够了，实在受够了，在场的各位先生肯定都同意我的说法。”

“重要的不是这个，在一件公正的事上——”卡尔说。他站在舅父和船长之间，也许受这个地位影响，他觉得他掌握着决定权。

尽管如此，司炉似乎没有任何希望了。他双手半插在裤带里，由于他动作过分激动，裤带和一长条花衬衫下摆露了出来。对此，他一点也不予以理会；他诉说了自己的全部苦楚，现在还要让人看看他身上穿着的破旧衣服，然后再叫人把他拖走。他想象着，男仆和舒巴尔在这里是级别最低的两个，他们也许会向他做出最后一点友好的表示。舒巴尔，